

黄孝阳 著

众生：迷宫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非外倚

黄孝阳
著

众生：迷宫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众生：迷宫 / 黄孝阳著. — 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7.11

ISBN 978-7-5302-1708-5

I. ①众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4521 号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扶持项目

众生：迷宫

ZHONGSHENG: MIGONG

黄孝阳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25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08-5
定 价 39.8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	寻父 / 001
第二部分	迷宫 / 087
第三部分	自我 / 251
后记	几句闲话 / 309



第一部分 | 寻父

1

我出生那个晚上，世界发生了变化，一个国家没有了。

我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这不是我的错。我出生在子夜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一望就知的事实，产房墙壁上悬挂着一块钟。这是神奇之物，它让人挣脱出自然的樊笼，摆脱体内那个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古老节律的驱使，使时间第一次被精确测量——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我为自己能诞生在三根指针重叠一处的时刻惊喜万分。

空中出现一道深蓝色的光芒，犹如神瞬息闪现的面容。我急不可耐地挣脱掉那根勒住脖子的脐带，抹掉糊在眼脸上血腥的羊水与胎粪，打算爬到那边去，把这个古怪而有趣的图案撕扯下来装饰在额头中央。那会成为图腾，让众生顶礼膜拜。

我知道。我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世界一定会因此发生变化。我不清楚我为什么知道。在“知道”与“为什么知道”之间有条巨大的鸿沟，我看见了它，没有理会它，我开始爬，手足并用，气喘吁吁。我喜欢这个“爬”字。哪怕面前是珠穆朗玛峰，我相信我也能爬上去——这是一个迥异于四肢直立的姿势，让人的腹贴紧地面。

细小的涡流出现了。啊，这是人世的风，从虚无中吹出，用奇怪的嗓音叫我停下脚步，并在我眼前展现出一幅关于现实的、由人的脸所构成的连绵不绝的图画。我没有理会它的叫喊，也没去多打量一眼这幅图画。我正爬得兴起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

我在有限与无限之间。

我知道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阻拦我奔向这个“三根指针重叠一处的时刻”，哪怕我是爬在一个首尾闭合的莫比乌斯环上。这是一种奇妙而又清晰的领悟，与任何形式的逻辑无关，与任何形态的经验无关。额头皮肤上有滚烫的战栗，一颗颗，好像是在莲叶表面滚动的露水。我把一颗露水咽入嘴里，手脚上就有了使不完的力气。然后……我停了下来，纯属好奇。

在我前行的路上，出现一本书，厚且大，悬浮于空，通体散发青光，书的正中央有四个金色汉字，是隶书，“午夜之子”。

好奇心会害死九条命的猫。

我有点儿懊恼自己所浪费的零点几秒的时间，换了一个方向打算绕过它，我往左爬去，接着又往右爬。可不管我朝哪个方向爬去，它都拦在前方，跟讨厌的山贼一样。这是我爬行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愤怒，于是便挺身而出，双目圆睁，两手握拳，反复击打胸口。我相信它能听懂我的咆哮。是的，就像人类迟早听懂了那头名叫金刚的丛林之王的吼声。假如它还不肯让路，我必用牙齿把这本书撕碎，让它的每个笔画都在我的唾液里永世不得超生。

奇怪的事发生了。当我把胸脯拍了一千零一次时，关于这本书的一

切，瞬间从一个不可名状处涌出。过于湍急繁杂的数据流让大脑有了片刻停滞。一张模糊的人脸渐渐从白色的光中浮现，左眼有说不尽的傲慢，右眼有无尽的嘲讽。

像有一根针刺入头顶部松果腺处，我手足瘫软，跌坐于地。

这是一位戴黑框眼镜、穿西装的大胡子，是这本书的作者。因为其撰写的一本书，他曾被整个穆斯林世界通缉，直接导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文明发生不愉快的冲突，差点儿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。这样一个人来到我脑子里想干什么？

他的步伐异常轻柔、夸张，脸部肌肉却神秘肃穆。

他在小声说话。那些在他嘴唇上滚动的句子让他的样子显得异常滑稽可笑。

我都要以为他的下一个动作是掏出一把枪对着前后左右射击——这就是人与他者的关系，一个像他这样的聪明人迟早要觉察的事实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，内心还隐隐期待着等他开枪的时候，跳到那些子弹上。

我错了。他的裤兜里没有枪，而是一根彩色的棒棒糖。

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根棒棒糖，动作飞快，夸张，炫耀。

也许把糖果含在嘴里，让棍子露出嘴唇是一种世界性的时髦。他左脸颊上有一抹鲜红。不清楚那是血、红墨水，还是女人嘴唇上的胭脂，又或者别的什么。他朝我所隐蔽的暗处眨眨眼。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目光所望处，即有啾啾响声。

我下意识地把身子往更低处伏下，不确信自己是否已经成为暗的一

部分。光从他体内涌出，越来越多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我看见了他隐藏在身后的左手。那里藏着一个网兜，由透明丝线与不明金属混编而成。几个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婴儿在网兜里上下翻滚，他们在喊，在交谈、争吵、诅咒，声波频率可能是在人耳所能感受到的范畴之外，更可能是他们的嗓音已被这个奇异的网兜所束缚，没有向外泄露一点。

网兜一下大一下小，犹如活体。

我骇然。

大胡子离我的距离越来越近。那滋滋响声的芯子几乎要舔到我的脸颊。脸颊冰凉。我怀疑自己已趴成一张二维平面。他妈的，我居然在祈祷，祈祷他从我头顶迈过。

“他看不见我，他看不见我。”声浪在胸膛里滚动，越滚越大。

我努力地咽下一口唾沫，好让这声浪小点儿，再小一点儿。眼看他脚下那双意大利尖头皮鞋要从头顶迈过，他停下来，抽抽鼻子，低下头，诡秘一笑。该死的，他看见了我，他居然朝我竖起中指，他是在示意我不要动弹吗？

我想逃。我不再手足并用，我跟一头小兽一样耸起肩膀，迅速后退，狂奔。

他迅速吐出一串句子。是咒语。

神秘之光笼罩了我。

我不能动弹，大脑空白。他缓步踱到我面前，脸上洋溢着诡异的神情，似欢愉，又似叹息。他嘟囔了一句。我想祈求，可牙齿在打战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挥起网兜。恐惧攫住我，仿佛是一条来自深海的鲨鱼朝我张开利齿。劫数难逃。我是要死了吗？我才离开母亲的子宫啊。我望

着那即将要把我罩进去的网兜，明白了即将来临的命运，同时也第一次品尝到委屈与不甘的滋味——有点儿苦。我下意识地咂咂嘴。网兜边缘的金属线割破脸颊。疼，很奇妙的疼。我往网兜深处掉去，看见那根以为早已挣脱的脐带仍缠在自己脖颈上。

愤怒、委屈与不甘，还有疼，就是我到这世界上走上这样短暂一遭的所有感受吗？

我咧嘴想哭。

一个声音突然往胸膛中央狠狠地击了一下，“不要看他。”声浪滚滚，五脏六腑齐齐翻动。眼前一黑。光消失了。我掉入黑暗中，是绝对的黑与暗。紧接着，耳边传来一声轻轻的、充满狐疑与惊奇的“咦”。

随着这个声音的出现，黑在下沉，为深渊；暗在上升，为青天。在深渊与青天之间，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。

我在水面上半浮半沉。这个“咦”在离我迅速远去。身体四周出现无数混沌的气体 and 纠缠的旋涡。我上下颠倒，被悬置、被挤压、被拉长——左手与右手之间的距离感觉有一光年那样长；被缩小，比一粒中微子还要小 10^N 次方。我不知道我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在我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。我在这个奇特的时刻，所唯一能确信的就是：大胡子不见了。

感谢主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可能是一个世纪，可能只是零点几纳秒，视野里的一些物体在变重；另外一些物体在迅速变轻。空气中有了某种变化，是人类尚未能理解的某种神秘的化学反应。光与暗被分开，浮现出一张

在梦中反复出现过的脸。

一张女性的脸，尖下颌，没有多少血色的薄唇，略显青白的鼻翼藏着两个小凹，眉宇间的距离比起普通人要宽——现在这张脸上多出一种混合着困惑、狂喜的表情。

我惊疑不定。

胃里有一些词语嗡嗡作响。是我祷告所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吐出它们与嘴里的羊水。这些词语发出一阵青光，一点一点，慢慢缩入我与这张脸之间的某个奇异之点，不见了。没有什么东西拦在我与这张脸中间了。

这张混合着困惑、狂喜等众多表情的脸。

一张年轻女性的脸。

我睁大眼，反复端详，心底深处悄悄浮现出几片青芽绿叶。

“一张”是量词，是一张脸，不是一片脸、一架脸、一台脸、一筒脸、一堆脸、一颗脸、一把脸。每个量词皆有其对应之物，它使事物清晰可辨，可以被归类计算，加减乘除。

“年轻”，能量，生命体的澎湃动力。尚有能力去信仰，也尚有能力去抵抗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能量，犹如盔甲，能保护穿上它的人。这盔甲亦同时是牢笼，有人至死也不能将其解脱。

“女性”，相对于男性而存在。如果说男性是地狱，女性便是天堂。若单纯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来看，女性此物种完全可以通过自我分裂的单性繁殖，实现一个社会层面的自给自足，根本不需要另一个性别的参与。男性的必要性也许只是作为镜像与隐喻，为女性进出天堂提供方便。

“脸”。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毫无疑问，不

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审美体系里，这张脸的颜值都在及格线以上。

是这张脸的主人喊出了“不要看他”四个字吗？这个问题不重要。我朝着她笑，眉开眼笑，笑声短促尖锐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被这张脸的主人抱在手掌里——“突然”，这个令人困惑不已的词，刚才拯救了我，现在又主宰了我。

我不无尴尬地对着这张脸的主人说：“妈妈，你好。”

我与她已经相处了十个月零七天，从我还是一个受精卵开始。我了解她的种种，包括那些连她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隐疾，不愿意正视的偏爱与怪癖。我还是没有想到，妈妈的喉咙里“呃”的一声，头颅往左边歪去。我吓着了了她，准确说是她吓着自己。

我赶紧抓住她垂落在被褥边的手掌，以免自己滚落床沿。她滑腻的手掌像一朵白色莲花，有着淡的冷香。我抽抽鼻翼，又小声轻喊“妈妈”。她晕厥了。我心里涌上一股内疚之情。她太虚弱了。在孕育我的日子里，几次三番地晕倒。她的血糖太低，因为营养不良，因为她吃什么就吐什么——说到底，还是因为我作祟。她的颈椎骨也真不好。等我长大了，得每天替她做几遍颈椎保健操。

耳朵里轰隆隆地响。大胡子留下的那些句子的残渣余孽还试图在里面捣乱。这个大胡子其心何其恶毒！我不怕他了，他再也不可能把我逮进网兜。我把手伸向耳朵，抓住这些可恶的句子。我本想把它们拽出来砸在地上，再一脚踩死，就跟踩死臭虫一样。它们却马上融化在我的手掌里，像一条青色小鱼，还沿着经络通向五脏六腑，就好像是一个恶作剧。臭虫，青色小鱼。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怪异感受，也只有比喻才可

能相对接近它们一点。我捏了捏妈妈的耳垂。柔软的耳垂让我的心踏实了一点儿。

这是我来到人间的第一个夜晚。

病房里只有母亲与我。淡黄色的羊水浸透被褥，四周寂静。竖有铁栅栏的窗户外边，风在拍打着看不清轮廓的灌木丛，如同一个疲惫的消防员在拍打着火场里已经熄灭的火堆。黑乎乎的声音让屋内的寂静变得清晰可闻，乃至可见。

这个十余平方米大的墙壁灰白的房间，即是一个把寂静装起来的塑料杯子。

“塑料”。这个词，像一条浑身散发着诡异气味的拖着舌头的狗，在我头颅盖外坐了下来。

它并非自然之物，是人之创造；人创造它，犹如女娲抟土造人。

这是僭越。至少，这是人对自然的冒犯。

肌肤上生出刺痛、瘙痒，不自在。头顶左前方有一盏圆形吸顶灯，聚丙烯材质，从它体内散发出来的光芒跟刺一样扎过来，一根根刺。不是玫瑰之刺，鱼嘴之刺，刀剑之刺，连牛毛刺也不是，就是刺配的刺，要在我脸上刺字，刺完后就要把我发配流放。

对于这个世界，我有过十个月的幻想，还真没想到它首先是塑料的。这个世界不欢迎我。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。不仅是这盏吸顶灯，房间里的任何一样东西，都能轻而易举致我于死地，包括墙壁上那面镶咖啡边框的古铜色的钟。它会在某个时刻融化，像《永恒的记忆》里呈现的那样，用一个寂静的噩梦，把我的大脑神经元摧残成黏糊糊的一摊。

这些可怖的别有居心的存在。为什么要存在？

我有点儿透不过气，感觉自己再一次被恐惧抓住了。

对了，就是恐惧。我终于理解了它是什么，这种能导致一系列生理反应的负面情感。若说它与《辞海》里所记载的有什么不同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编纂者为避免引起普遍的恐慌，故意省略了对其尖喙利爪的描述。头晕，那是肾上腺激素急速分泌带来的副作用。我抓住湿滑的脐带，避免摔倒。我得感谢这根在子宫里差点儿把我勒死的脐带。或许，我可以选择与它一起重新回到子宫。或许，我还能回到我还没有来到子宫前的那个地方。

可那里究竟在哪里？

一面♀形梳妆镜吸引了我。它斜搁在母亲枕边，巴掌大小，把手是深黄色的铜。铜能使细菌“窒息”，阻止其“进食”，破坏它们的DNA。我凝视着铜把手上镶嵌的镜子。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奇异平面。一些女人在它面前会歇斯底里地叫嚷，“这不是我！”一些女人会在它面前不停地发问，“镜子呀，镜子，天下还有谁比我更美吗？”而绝大多数女人，都会在它面前，不厌其烦地，把自己画成另一张脸。

我笑起来。笑了不到一秒钟。我又意识到另一件事实：

镜面中那个四肢扭动、皮肤褶皱发红的小怪物实在太丑了，模样不会比一条刚从泥潭里钻出来的蜥蜴好多少，脑门处还积有厚厚一层、黄褐色、鱼鳞般的污垢。它是我吗？这简直是对“人”的侮辱。

我没法不悲从中来。我张牙舞爪，开始哭，放声恸哭。

哭声把我惊吓了，我怎么能哭得这么响亮，脸部表情这般丰富？我

哭声的强度与脸庞表现力的极限又在哪里？我纠结，困惑。我一次次张大嘴，用力，再用力一点儿。我差点儿要号出自己的肝脏肠胃。就像是一只只萤火虫，哭音不断从肺部生出，钻出喉部，穿过舌苔与牙床，与唾沫、鼻涕、眼泪一起，在我眼前，形成了一个个烟花生灭般的让人目眩神迷的景象。

我一边哭，一边聚精会神地看。

一个瘦妇人匆匆奔进屋。

“怎么就生下来了？”她慌慌张张。下巴快掉地上了。我不喜欢她。十几分钟前，她在门外走廊拐角处打电话，与一个瘪嘴老妇人谈论我的妈妈。

她说话的样子与母蝮蛇差不多。

“十有八九是不知道谁下的种。心里在盘算该叫谁过来当家属呢。你就放心好了，这个胎盘我一定给你好好留着。”

她以为我妈妈听不见，她的恶就可以毫无忌惮。

我听得见。

她的恶有其缘故。去年，她妹，生下过一个头发卷曲、皮肤黝黑的厚唇女婴。这不是基因变异，亦非胰岛素代谢不良造成的后果。最科学合理的解释是：绿帽子理论。她妹夫是凤凰男，与她妹妹打了一架，把那个大胸女人打得头破血流，把她也打得头破血流，还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。她妹夫离开守了一晚的医院，准备找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放声大哭。他真脆弱，在汹涌的人流里，都忍不住泪水。怪不得尼采说懦弱

就是最大的恶。

他到了地铁站。他本来不清楚自己要上哪里，可当一个与他妻子容貌并无一点儿相似的妇人，用很鄙夷的目光瞟了他一眼，他的心动了下。

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心动。

六祖慧能说得真好啊。

列车呼啸驶来，他的心突突动了两下，手鬼使神差地在那妇人腰间一推。

他把自己送入监狱。站台上的视频记录下事件的全过程。他再三声辩自己在那时并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，有律师试图证明他是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，还是判了五年，民事赔偿五十万。这不公平，至少得死缓。

瘦妇人倒情愿凤凰男被判死刑。她妹出院后把女儿扔给父母跑路了。妇人的丈夫没拿到赔偿款，隔三岔五来她父母家闹事。她抱出女婴给这个脸大如盆的胖男人看。她妹与那个该挨枪子的根本不是真爱。就算要闹，也该去凤凰男的老家找他父母。她把这两句话车轱辘地说了一万遍，没有用。若讲道理有用，她妹夫就不会这样丧心病狂，这个社会也不需要警察与法律。

胖男人威胁要与她全家同归于尽，还从口袋里拍出一纸证明，说自己已经出现伴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症状。“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不要命的，不要命的怕有精神病的。”她被这句顺口溜唬住了。她若有点儿情商，不难从这纸证明中看出胖男人的色厉内荏，看出这是无耻的恫吓。她父母更被吓坏了，跑到监狱去要女婿卖房子。女婿是好同志，二话没说签了字。卖房时又出了麻烦，她妹与凤凰男没有解除婚姻关系，卖房